

唐鑑真大和尚東渡歷險記

孫少雲

「唐大和尚東征傳」，據考為公元七七九年日人淡海真人元開所著，乃以鑑真和尚弟子思託所著「鑑真和尚傳」及「延曆僧錄」為脚（底）本而寫成之歷史傳記。描述鑑真和尚歷次東渡歷險經過，頗為翔實生動。惜思託原著已失傳。「東征傳」內尚保留思託原作之「傷鑑真和尚傳燈逝」一詩，為謝譯所無。茲附錄如後：

上德乘杯渡

金人道已東

月隱歸靈鷲

珠逃入梵宮

戒香餘散馥

慧炬復流風

神飛生死表

遺教法門中

當代日本小說家井上靖，又以「東征傳」歷史題材，寫成「天平之甍」小說。而我國除「高僧傳」內有鑑真和尚簡史外，對鑑真東渡弘法事跡猶無專書，茲將原刊謝冰瑩居士所著「觀音蓮」內「鑑真和尚東渡遇難記」，及「偉大的鑑真和尚」轉載本刊，以饗讀友。

編輯室

前 言

我把「唐大和尚東征傳」重讀一遍，其中由中國赴日本的經過情形，真是一篇絕妙的好小說資料！別的撇開不說，單就鑑真和尚為了佛教，這種歷盡千辛萬苦，至死不變的精神，實在使人太感動了！我不能放下他不寫，我發心一定把這篇傳記用語體文改寫一遍，為了時間，也為了其中有些佛教術語，我不了解的，於是就和遠光法師合作，他譯第一遍，然後由我對照原文潤色、補充。在文字方面，我們力求忠於原作，遇到有些過於敘述瑣碎的地方，也許刪去一點，例如第一次赴日，所攜帶的東西，稍為減少，因為盡記些數目字，就心讀者不耐煩看下去。

*

*

*

自從祥彥說了要跟隨鑑真和尚赴日傳戒之後，接着有二十一人，都願意去。他們的名字是：道興、道杭、神項、崇忍、雲璨、明烈、道默、道因、法藏、老靜、道翼、幽巖、如海、澄觀、德清、思託……

他們大家互相約好以後，就開始在東河上建造大船。這

個時候，揚州管倉庫的李湊，也依照李林宗的信，到了東河，共同負起造船和準備糧食用品的檢查、審核工作。

在榮睿、普照兩人這一方面，他們也和既濟寺的人，忙着進行準備和辦理乾糧的事情；但是他們只說是：「要將供奉用具運往天臺山，供養國清寺的僧家。」並沒有說去東京，這時是天寶三年（明六）。

此時正是海盜活動頻繁的時候，臺州、溫州、明州各地海邊，都受到嚴重的損害，海路幾乎被堵塞了。舉凡公事、私事，全都因為海路的被切斷，而無法通行。誰知道在這批欲往日本傳戒的人中，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，首先，道杭說：

「我們現在到日本去，主要是為了傳戒法，所有要去的人，都是身、口、意三業清淨的高僧大德，只有如海等一批人，德薄學淺，不夠資格，不應該一同去。」

如海聽了這話以後，勃然大怒，索興跑到揚州，告訴淮南道裏專門考核官員善績的採訪廳說：

「大使，你知不知道，有一個名叫道杭的出家人，他正在建造大船，準備下海去和海盜連絡？他們有很多人已經在既濟寺，開元寺和大明寺辦妥了乾糧，並且有五百個海盜，可能進城來了

當時淮南道的探訪使班景情，聽了如海這些告密，大吃一驚馬上下令將如海逮捕，關入監牢裏審問；又派部下根據告密的地點，打發人去那些廟裏，去逮捕賊徒，當時在既濟寺搜到許多乾糧；又在大明寺捉到了日本的普照和尚；在開元寺捉住了玄朗和尚與玄法和尚。榮睿和尚那時藏在池水中仰臥，不久因水波動，所以也被捉到，這四個日本和尚，都被送到縣府裏審問。

這時隱藏在世俗人家的道杭，也被捉到，關在獄中。探訪使問他說：

「你有多少徒弟與海盜連絡？」

道杭聽了大吃一驚！他據實回答說：

「我沒有和海盜連絡，也沒有徒弟與海盜往來。我是宰相李林甫哥哥林宗家裏的出家和尚，正在準備將信徒布施功德的種種金錢，食物和用品，送往天臺山國清寺；因為陸路交通不便，越山過嶺又太辛苦，所以建造大船，想由海路運輸比較方便；你如果不相信的話，可以到管倉的李湊那裏詢問，他有兩封林宗的信，可以證明。」

探訪使真的去問李湊，李湊證明：「這是真的。」並拿出林宗的兩封信，探訪使看了，才知道內情，對道杭等說道：「師父！你現在沒有事了，目前海盜正在大大地活動搶劫，你也不必冒險去航海了。」

於是探訪使將所造的大船，由官方沒收，並將他們釋放，把雜物歸還給出家人；又把誣告的如海和尚打了六十大板，送回他的故里，命令他還俗；至於其他四個日本和尚，則由揚州官方奏知京都的鴻臚官處，因此檢查案件的人，便到本配寺去查問，寺裏的當家報告說：

「那些和尚隨從皇都車駕去後，不見回來。」

鴻臚官依據這個報告奏上皇帝，皇帝便命令鴻臚官勅令揚州的地方官說：

「榮睿和尚，既然是日本的出家人，進我朝求學，每

年賜絹二十五疋，四季發給必需的季節服裝，其參加聖駕隨行，是事實非虛妄濫造的；現在他們想要回國，可隨他們自己的決定，讓他們回去。這件事，就由揚州地方官處理，依舊慣例，遣送他們回國。」

榮睿、普照等，從四月被關在獄中，至八月才釋放出來。玄朗和玄法兩人，因為這個事件，從此還俗去了。此時榮睿、普照兩人共同商量說：

「我們本來的願望，是請求鑑真和尚到日本去傳授戒法，現在揚州的地方官，奉聖旨命令，送我們回國，不能請得高僧大德同到日本，這樣不是空空回去，一點益處都沒有嗎？倒不如不接受官方的遣送，依舊請鑑真和尚去日本傳戒，如此不是更好嗎？」

於是他們迴避官方的遣送，回到鑑真和尚那裏商量。鑑真和尚說道：

「你們不必憂愁，只要我們想個方便的辦法，我想一定可以達成你們的願望的。」

鑑真和尚說了以後，便拿出正爐錢（唐時的錢幣）八十貫，把嶺南道探訪使劉臣隣的一隻軍用船買下來，又雇了十八個划船的人，並準備一切需用的金錢、糧食和用品等東西。計有：

食品中，有落脂紅綠米一百石，豆皮甜鼓三十石，素菜根——牛蘇共有一百八十斤，麵五十石，乾胡餅兩車，乾蒸餅一車，乾薄餅一萬個，細麵條炸的捻頭一車半。

另外還有很多的佛經、佛像，計有：金字寫的華嚴經、金字大品經、金字大集經，金字大炎經各一部，雜經章疏共有一百部，將要畫好的五頂像一張，寶像一張，漆上黃金色的泥像一尊，用螺殼做成的經書封套五十個。

戒壇上需用的，如香類就有麝香二十包，沉香、甲香、甘松香、龍腦香、膽唐香、安息香、線香、零陵香、青木香、薰陸香、共有六百多斤。白藤席有十六件，五色藤席六件，行天障子一條，月令障子一條，幡一百二十條，珠幡十四條，玉環手幡八條，袈裟一千件，衣裳一千套，蒲團坐具一千個，花氈二十四條，

席胃三十個，麻靴三十雙。

器皿方面：漆盒盤三十個，銅瓶二十個，大銅盂四個，菜盂三十個，大銅盤二十個，中銅盤二十個，小銅盤三十個，一尺銅疊八十個，小銅疊二百個。

水菓和藥草有天竺的訶黎勒果、胡椒、阿魏、白冰糖、蔗糖等五百多斤，蜂蜜一百斗，甘蔗八十把。

金錢方面，共準備了正爐錢一萬貫，紫邊錢五千貫，羅漢錢二千枚。在人數方面有：出家和尚如——祥彥、道興、德清、榮睿、普照、思託等十七人；又有畫師、玉作人、雕檀刻、鏤鑄、寫繡、印數文、鐫碑等工匠手共八十五人，同駕一隻船，在天寶二年十二月出發，順着江水東下，到了狼講浦的時候，突然遇到暴風，掀起可怕的波浪。由於經不起狂風怒濤的衝擊，船很快破了，因此船上的人，不得不上岸。上岸時，每當潮水湧來，只有鑑真和尚在水草上，其餘的人，都在水中；水深及腰，又是在這嚴冬寒冷，暴風巨浪中，他們在飽嘗艱難萬苦的困境下，重新修理破船。修好後，再繼續航行到大板山時，因不能行船，就在下嶼山，住了一個月，等待風停浪靜時動身；誰知道剛要到桑石山，又遇上大風浪，船底觸礁，頓時陷入了一籌莫展的地步。雖然經過非常大的奮鬥和努力，離開了危險的石頭，却又遇上另一個暗礁，再次遭受船破被迫上岸的厄運，所準備的水和米，全部被海水吞沒，喪失殆盡；幸好此時有一位叫做白水郎的人，運水和米來解救他們三天來的饑渴生活。

五天後，有巡邏海禁的官員，到了這裏，把和尚們的經過情形，詳細問明以後，便呈報明州太守，請示處理辦法，明州太守把安頓在鄞縣山的阿育王寺。寺有阿育王塔。建塔的材料，不是平凡的金、玉、銅、鐵；也不是平凡的沙、石、水、土，而是一種珍貴的東西建成的；塔的顏色，呈現一種紫黑色的光芒；塔的雕刻藝術，也非尋常的藝術；塔是四方形的，四面刻有各式各樣的圖案，雕刻得精巧玲瓏，非常生動；塔頂沒有承接露珠的盤，中間有一座憑空懸掛的鐘。

這種塔是用來供奉佛舍利的，所以名為佛塔；同時又是奉阿育王之命造的，故又名阿育王塔。

距離阿育王寺東方三里遠的大路旁邊，又有一口聖井，井深三尺多，水是這樣的清涼、甘美。這井在淫雨的時候，井水一點也不漲出來；在天乾的時候，也不會乾涸。井中有一尾鰻魚，長約一尺九寸，世人傳說：這魚是守護阿育王塔的菩薩化身。常常有人拿些香花散在井裏供養這魚，但不一定每個供養它的人都可以見到，必須是有福氣的善人，才能見到；做過壞事的惡人，是無法見到魚菩薩的。由於這些靈異的奇跡，於是有人就在井上建造房屋來；並且一本至誠地用七寶（金、銀、琉璃、玻璃、磚、瓦、赤珠、瑪瑙。）作建造房屋的材料。房屋造好後，說也奇怪，井水忽然湧起來，房子就隨着井水漂流遠去了，聖井依然現露出來。

天寶三年（甲申歲），鑑真和尚在明州阿育王寺的消息，傳到越州，該州龍興寺的僧迦就前來問安，並請和尚講戒律傳授戒法，和尚很高興地隨喜結緣，講律傳戒之法事完畢後；又有杭州、湖州、宣州等地人士，都來請和尚講律儀，和尚乃依照先後次序，分頭前往巡禮遊化——開講傳戒，功德圓滿之後，仍舊回到鄞山阿育王寺來。

鑑真和尚要去日本傳戒的消息，漸漸地被越州僧伽等人知道了，他們爲了和尚的安全，一致反對，認爲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，於是告到越州太守衙門去了。他們控告的理由，說是日本僧人榮睿，引誘和尚去日本。太守將此案批交就近山陰縣的縣尉（按係警察機關）查辦，縣尉派人調查，果然在王丞家中，查獲日本僧人榮睿法師，當場下令給榮睿戴起枷鎖，遞送京城法辦；一解到杭州，榮睿法師便臥病在床不能上路，只得請假治病，經過很久時間，病還沒有好，幾乎病死，才得當局同情，將他釋放。

榮睿、普照等，爲戒律傳去日本的緣故，前後所受的災難艱辛，真是說也說不盡！然而他們具有堅忍不屈的意志，雖受種種打擊，並無退後懊悔之意，他們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，博得鑑真

和尚的同情，他正喜歡這種人，所以要幫助他們，以實現他的大悲願！他派遣法進法師和二位近事（按優婆塞中譯爲近事男，優婆夷中譯爲近事女，受過三皈五戒的在家學佛的居士），將一些輕便值錢的貨物，運往福州出售，將所得款項，再買大船，並備辦一切糧食和用具，準備去日本。

當一切就緒之後，和尚就率領諸位門徒祥彥、榮睿、普照、思託等三十多人，禮拜辭別阿育王塔，並巡禮鄧山佛跡，舉行佛前大供儀式，供養聖象及護塔魚菩薩之後，乃告辭寺象，尋找山路，一直出山去了。

到了州城，太守盧同宰，以及地方父老，大家都來迎接和送行，設齋供養，並備糧食等，派人護送。那天到了白杜村寺，因見該寺佛塔損壞，遂停下來發心修理，並勸地方人士修建一所佛殿。諸事已畢，繼續行程；又來到臺州寧海縣，宿於白泉寺，翌晨齋食後，須穿越一座大山，山嶺是那樣的險峻，山路又是那樣的崎嶇！一直走到日落西山，夜幕低垂的時候，還在山上走着。這時天氣又黑暗，又寒冷；忽然走到一條山溪中，澗水浸到膝蓋上，加上風雪大作，一陣一陣地撲在面上，真像刀割一般。眼睛都被風雪迷住了，有些人受不了這種苦，居然哭泣流淚起來，最後大家還是共同忍受了這次寒夜辛苦，第二天便度過了這個大山嶺了。

出山後，就是唐興縣邊界了，走到太陽下山，才達到國清寺。這座名刹，四週的風景和建築都很美麗，蒼松翠柏，古木參天，叢篁蓊鬱，奇樹璀璨；寶塔玉殿，玲瓏精巧，富麗堂皇；名花異卉，分外明媚，一種莊嚴美麗的氣氛，非言詞可以形容：就是孫綽法師那篇有名的「天臺山賦」，也無法形容其萬一吧！鑑真和尚對這個聖跡巡禮一番，便告別寺象，繼續進發。

從國清寺起程，一路經過始豐縣，入臨海縣順着白峯尋江而下，到黃巖縣，又取道永嘉郡大路，來到禪林。第二天早粥後，正準備向溫州進發時，忽然接到採訪使下達的命令，說要扣留鑑真和尚！追問原因，才知道是和尙的一位弟子

靈祐法師，在揚州聯合各寺院之三綱（上座、寺主、維那）僧衆，共同議定說：我們的師父發慈悲大願，要到日本去傳戒律，這是令人贊嘆的；但是屢次的爬山越嶺，涉水過海，數年來的艱難困苦，置身於滄海迷溟，千山萬水之中，生死莫測！我們現在爲了師父的生命安全計，特地共同聯名，訴請官府，下達攔截的命令，就近州縣，予以留住，不讓他老人家冒險受苦；因此江東道的採訪使，便發出公事令各州縣辦理；先追查和尚經過的地方，各處寺院中的三綱僧人，有的寺院不肯說出和尚進發的路線時，就被拘留獄中審問，這麼一來，自然很容易得到和尚的路線，他們照看路線追蹤；果然在禪林寺把鑑真和尚攔捉歸案了，乃派遣差使押送，一路上防護甚爲嚴密，一直送到採訪使所在地。

鑑真和尚被押送所經過的州縣，當地的官員，都來參謁，迎接和禮拜，大家都很歡喜。到了採訪使衙門，採訪使處理這件事：（一）釋放以前拘押各地寺院的三綱僧人，（二）着令鑑真和尚依舊回到揚州本寺去，並與該寺三綱僧衆約定防護和尚，勿使其出國。和尚的計劃，到此又告吹了。

這個時候，各地方的寺僧和民衆，風聞和尚已回揚州本寺，高興萬分，各人備辦袈裟、食品、臥具、參藥等四事供養，爭先恐後地前來慶賀，一時賓客盈門，大家握手慰勞，喜笑顏開；惟和尙一人，獨自愁容滿面，鬱鬱不樂，在一旁責備靈祐，不給他一點開心的笑顏；靈祐自知罪過，冒犯了師傅，自動地在每天晚上，從八九點鐘起，一直到天亮的時候，跪在和尙面前禮拜謝罪，請求寬恕自己的過失，並請師傅歡喜；這樣繼續不斷的謝罪，一連經過了兩個月的時間，又有以前和靈祐聯名告狀的各寺三綱僧衆，也一同前來禮拜謝罪，請求大師歡喜；在這樣的情形下，和尚慈悲心油然而生，大開歡顏，恢復了笑容，不再追究以前的一切了。

天寶七年的春天，日本僧人榮睿、普照兩位法師，自禪林寺分別以來，聽到鑑真大和尚，的確已經回到揚州了，於是從同安那地方，來到揚州崇福寺謁見和尚，和尚非常高興，又觸發了前

往日本的願望；以方便衆生的心，來方便榮睿等人求戒律，東渡日本的大志願。立刻吩咐造船，買檀香，買藥品和一切日用物品；他們仍舊照着天寶二年那次的一樣準備妥當。同行的人員，計有祥彥、神會、光演、頓悟、道祖、如高、德清、日悟、榮睿、普照、思託等出家人和在家居士，一共十四人；又用化緣方法，招募划船的水手十八人；還有幾個隨從作雜務的人，合計二十五人。一切準備好了，就選定六月二十七日，從崇福寺出發，步行到揚州新河地方。上船後，順流而下，舟行平穩，皆大歡喜；不料天有不測風雲，當船駛到常州邊界的狼山附近時，突然強風來襲，巨浪滔滔，大船無法控制，只好隨着波浪旋轉，一下就被吹過三個大山。第二天，風浪停止，收拾停當，又揚帆趁風到越州的三塔山，在這裏停了一個月，才遇到很好的風向，繼續進發。到暑風山時，又停住了一個月，在十月初六日的早晨，鑑真和尚說：「昨天晚上，我夢見三個做官模樣的人，一個身穿紅袍，另外兩個穿綠袍，在岸上給我送行，一定是國家的神明來同我們告別，可能這次渡海會成功的。」

過了一會兒，風起浪生，即時開船，向頂岸山進發；忽然東南方現出一個山，這山到中午又不見了，才知道這是蜃氣所成。這時離海岸漸漸地遠了，風浪緊急，波濤險峻；因為水深的緣故，海水烏黑得像墨汁一樣。沸騰的浪花衝擊着船底，大船就像飛上了高山；當怒吼一般的波濤再來時，大船又好像進入了萬丈深淵的山谷中，這時船上的人，已經慌張昏眩得如醉如狂，不知道要怎樣才好，大家只知道大聲念着觀世音菩薩；忽然，水手說：「船快要沉沒了，唉！一切完了！」他們立刻動手，想要將那些笨重的線香籠子統統拋進海裏去；可是，又聽到空中有個聲音道：「不要拋，不要拋！」大家聽了才沒有拋下去。到半夜時，水手又說：「大家不要怕了，有四位神王，身穿戰甲的衣袍，手上拿着竹杖，兩位站在船頭，兩位站在船尾的桅竿邊。」大家聽了，心裏才稍爲安靜一點。第三天，船經過蛇海，只見海裏的蛇很

多很多，大的像茶杯那麼粗，有一丈多長；小的也有五尺多長；蛇的顏色呈現一列一列的雜色斑紋，統統浮在海面，滿海都是蛇。又過了三天，船經過飛魚海；白色的飛魚，像雲翳一樣地飛滿天空，魚長一尺多，有些飛到船上，停一剎那又飛走了。

走了五天，船又經過飛鳥海，海鳥像人一樣的高大，牠們統統飛落在船上，船身的重量突然增加，遂向下沉，大家慌忙地把鳥推下海去，牠們用利喙來啣住人的手，後來只好不理牠，就飛走了。

過了鳥海以後的第二天，沒有遇見什麼東西了；只有那緊急的強風，和那像山一樣高大的海浪，使得船身搖晃不定，弄得大家煩惱得很。睡在艙內，無法吃東西；普照法師在每天吃飯的時候，拿些生米分給大家嚼着充饑；但是，船上沒有淡水，嚼生米的人，因喉嚨乾燥，米嚼碎了，吞不下去，又吐不出來，沒有辦法，只好喝點鹹海水；然而海水喝多了，肚子又會膨脹起來，人生的艱苦，可以說他們都嘗盡了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海中忽然出現四條大鯨魚，大約有一丈多長，圍繞在船的四周，次日清晨，風浪就平息了，慢慢地看見了山。這時大家都因沒有淡水解渴而難過得要死；榮睿法師忽然面帶笑容地說：「我昨晚夢見一位官員請我，要我替他授戒和作懺悔儀法，我說口渴得很，要找淡水喝，那位官員即取水給我，水色像乳汁，飲後很甘美，心中感覺立刻清涼；我又告訴那官員說：『我們船上三十多人，很久沒有喝水吃東西了，他們又饑又渴，請你這位施主，快點送些淡水來好嗎？』那官員聽了，即喚雨令老人前來指示他說：『你們都很了解世間困難，現在這位法師的船上缺水，趕快送些水來吧。』夢兆既然這樣，我想送水的人現在可能快來了，就請大家準備碗瓢等候吧。」衆人聽了，皆大歡喜，到第二天中午以後，西南方的天空中，果然濃雲密布，慢慢接近船上，一會兒就下起大雨來。大家用碗接水就喝，第三天仍然下雨，個個人都喝飽了；而且還儲足了水。第四天，船已經接近岸了，正在愁着不知道應該算什麼地方好呢？忽然又有四尾白魚游來，引導大船直泊港灘，這四尾魚彷彿就是領港。

水手們拿了碗，爭相上岸去找水，經過一座小山，便看見一個水池，池水清涼甘美，眾人搶着喝個痛快；明天又去原處取水，奇怪！水池沒有了！他們到處尋找，始終不可得，原來這是菩薩所變化的。這時候，正是仲冬十一月天氣，島上的花木和桑樹都在開花，樹上還結了果子；竹筍也出土了，就像是夏天，一片蓬蓬勃勃的氣象。

這次航海經過十四天，才得靠岸。派人上岸去找港務機關，找到四個專辦海船與湖口連絡協調事務的經紀人，回到船上，他們對鑑真和尚說：「您的運氣太好了！遇到弟子四人，不然的話，合該倒楣了。你們不知道，這裏的人厲害得甚至會喫人的呀！奉勸你們立刻開走。」

四人便引導大船彎入安全的港內。那天晚上，果然來了一人，披髮帶刀，面目猙獰，走近大船，彷彿要殺人的樣子；船上的人，大為驚慌恐怖，連忙給他一些食物，他便走了。

當晚開船離岸，航行三天，到達振州，船在江口停靠。四位經紀人上岸，往當地有關衙門報驗；別駕（官職名，始自漢朝，後世稱通判爲別駕。）馮崇債先生，聽說大和尚到了，就派兵四百多人前來迎接。到達振州城時，馮別駕親自出城恭迎，說道：

「弟子早就知道大法師要來，因爲昨晚夢見一位姓豐田的僧人，說是我的舅舅，請問你們中間有姓豐田的法師嗎？」衆僧說都說：「沒有。」別駕連忙改口說：「你們雖然沒有姓豐田的，現在大和尚可做弟子的舅舅。」即刻迎接入府，設素筵供養；並在太守的廳堂中，設法會受戒爲佛門弟子。法會完畢，招待鑑真和尚及僧衆安住在雲雲寺，寺內殿宇敗壞冷落，景象淒涼。衆僧各人就施捨一些衣服用物出賣，換些銀錢修建佛殿，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，才把大殿修好。佛殿修好後，就向當地官紳人等辭別，改行陸路向各方遊化；海路則由榮睿等法師照料。別駕馮崇債親自率領武裝兵士八百多人護送。那天來到萬安州，這地方有一位大首領名叫馮若芳，看見了鑑真大和尚，就前來邀請到他家中去招待。

和尚接受了他的美意，在他家承受供養三天，這時候才知道這位大首領馮若芳，原來是一個大海盜；每年經常在海中劫取波斯（今之伊朗國）的商船兩三艘，把所搶劫的貨物都歸他自己所有；又將他所掠奪過來的男女，充做他的奴工和使喚的下女。擄掠的奴婢很多，把他們分成幾個奴工村；在他家北方約三天路程的地方有一個奴工村，東西方約五日路程的地方也有個奴工村；村與村之間，秩序嚴明，遙相呼應。馮若芳在晚上會客人時，常常用一種薰香用的乳頭香作燈燭，這種香容易燒化，一燒就是一百多斤，毫不吝惜。他家的後院，有一種來自印度國，可作染料的降紅色蘇木，堆積如山。馮家其他的財物之多，和這些蘇木一樣。

鑑真和尚辭別了馮若芳，繼續遊化。那天走到岸州邊界，這地方比較平安，沒有這麼多盜賊了。馮別駕送到這裏，已經一個多月了，才辭別大和尚，率領武裝士兵回振州去了。正在這裏，榮睿、普照等亦從海路趕到，就把大船及物件處置完畢，跟隨大和尚一道遊化。在路上走了三十多天，才到達岸州大城。進得城來，他們每個人顯得精神飽滿，非常愉快。

大和尚進城的消息，傳到太守官邸，就派人來邀請，太守張雲，並且親身出來禮拜迎接，引導他們全體到開元寺住宿；一些長官和僚屬都來向和尚禮拜問候，除大開素筵招待外，還紛紛贈送禮物，堆滿了一房子。岸州有一些珍貴奇異好吃的特產，計有益智子、檳榔、椰子、荔枝、龍眼、香蕉、佛手柑、枸橼、樓頭等。有的很大個的，像僧人吃飯的鉢盂一樣大，味道甘甜得像蜂蜜，這裏有的旃檀香樹林，開的花呈現七寶的顏色，一陣涼風吹過，花香直達五里以外的地方；又有一種像名叫波羅捺的樹，結的果實很大，有的像冬瓜。這種樹的形狀，有點像檳榔樹，果子好像鉢羅羅樹的樹葉，像水葱，樹根可吃，味道像柿餅一樣。岸州的耕耘情形，同別處有些不同；他們是十月耕田，正月收穀子；養蠶最好，可收八次；每年種稻二次。這裏人穿的衣服，男的是用細木的皮和竹篾編成的裙子，女的衣服是用布和棉絮。一部份人爛腳缺牙，實在難看。有紋面的，也有用鼻子喝水的，種種的奇異習俗，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。

（未完待續）